

# 史全命革国俄

俄國博克老夫斯基著  
日本石川一郎

1930

14P-21

心弦書社版

潘既閑譯

博克老夫斯基  
石川一郎著  
潘旣閑譯

俄國革命全史

上海心弦書社

## 譯者序

這本書是集兩個人的著作而成的。雖然是兩個人的，但他確前後一貫，緊接而成。不但如一個人所作的一樣，並且我們還可以看出各個研究歷史所注意的特點。

這書前一部分自第一章至第十一章是俄國博克老夫斯基著的。他是由俄國十二月黨的運動說起，直至二月革命的前夜，前後凡一百餘年的歷史。在這幾章中，我們不僅看出了博克老夫斯基所敘述的俄國革命之經過的歷史，並且，尤其重要的，是我們必須學習怎樣以唯物主義的眼光去研究歷史的發展。我們中國的歷史，現在不還在一迷糊糊的狀態麼？他還在英雄名人及皇帝督軍的家譜的鎖鍊中。我們怎樣能將中國歷史的事實，從數千年唯心主義的腐儒學者壓迫之下解放出來，怎樣將中國之歷史社會的發展給他一個經濟的科學的分析，這確是每個中國從事研究歷史——不——從事研究一切社會科學的人，所必須努力的一件事。從

事於這樣偉大工作的，首先必需在自己頭腦中對於研究歷史的方法，有一個非常科學的瞭解。爲達到這一點起見，博克老夫斯基這一十餘萬字的演講，確是非常重要的研究法的講義。博克老夫斯基的演講，對於整個俄國社會的歷史，對於俄國革命以前的階級關係，固然都給了許多重要材料，但我們必需特別注意的還是在於研究歷史之科學的方法。這是譯者所非常願意重複向讀者表示的。

第二部分自二月革命以後寫起這是日本學者石川一郎最近的著作，與博克老夫斯基的演講止緊相接連。這一部分歷史敘自一九一七年，所以全部都是關於現在蘇聯狀況的材料。現在在中國出版界中關於蘇聯的著作雖然已有不少，但我們很難找着合理的據事實的記載。田中一郎也是以演講形式寫成的，但我們已深感覺着這是一親歷蘇聯的人所據實的說法。現在是全世界反蘇聯戰爭準備最緊張的時候，我們對於這一佔全世界六分之一的怪物國家是不能不注意的。雖然我們現在以至已往的過去，都聽說了關於蘇聯之『洪水猛獸』，『共產共妻』，『暴虐』，『殘殺』之種種駭人聽聞的消息，看見了許多關於蘇聯之『危機四伏』，『內部破裂』，『麵包恐慌』的新聞，但這個國家爲什麼依然能存在，壯大，發展，而最近還有開

所未聞的『五年經濟計劃』，『七小時工作制』，這些確不能不使我們注意研究的。糊塗是人類最大的敵人，盲從是文化上最可恥的事，只有研究與考察，這是我們應有的判斷事物的方法。這本書上就供給了許多關於研究蘇聯的材料，不用說，這些材料，確是中國一般出版界中很少有的。

這就是我譯完這兩本書中的感想。

還有一點要聲明的，就是本書第七章關於一九零五年革命的全篇，完全是譯者自己寫的。因為在整個博克老夫斯基的演講中，他是俄國學者中間的演講，所以只注重分析而不注重事實。一九零五年俄國革命的經過，這是一件非常大的事，對於俄國的學者們，自然都完全知道，所以著者在原文上完全沒有說到。可是對於我們中國人，這些事必要加以說明，然後才能了解博克老夫斯基的分析。所以譯者便根據一九零五至一九零七年俄國革命史（潘文鴻譯，上海中外研究學會出版），寫了補充的一章。

同樣，在這兩個人的演講中，有許多為外國人所都知道的專門人名地名，他們順口說了許多，但這既與問題的本身沒有重大關係，而在中國人看來，外國譯音太多，實在難讀。所

以，許多不必要的人名，地名，譯者都將他刪去了。這樣比較醒目些。

總括起來說，譯者總覺得這本書的價值是非常可貴的。因為從十九世紀開始，敘到一九三零年，這樣的俄國革命全史，這是中國出版界上的第一本著作。僅只就這一點說，譯者已經很滿意的願意將這本書供獻於一般青年讀者。

潘旣閑 一九三〇，五月於上海。

# 俄國革命全史

俄國博克老夫斯基  
日本石川一郎 著  
潘旣閑譯述

## 目 錄

### 譯者序

## 上 篇

|     |                  |    |
|-----|------------------|----|
| 第一章 | 俄國經濟的發展·····     | 三  |
| 第二章 | 俄國十九世紀的十二月黨····· | 七  |
| 第三章 | 農奴『解放』與革命運動····· | 一〇 |
| 第四章 | 民粹派的革命運動·····    | 一七 |
| 第五章 | 俄國馬克斯主義的發展·····  | 二〇 |

|      |                  |     |
|------|------------------|-----|
| 第六章  | 一九〇五年革命前的俄國····· | 一三〇 |
| 第七章  | 一九〇五年的革命·····    | 一五八 |
| 第八章  | 俄國沙皇的改良政策·····   | 一五五 |
| 第九章  | 世界大戰前的俄羅斯·····   | 一三三 |
| 第十章  | 帝國主義戰爭與俄國經濟····· | 一五四 |
| 第十一章 | 宮庭政變與二月革命·····   | 一七六 |

## 下篇

|      |                    |     |
|------|--------------------|-----|
| 第十二章 | 二月到十月·····         | 二〇九 |
| 第十三章 | 波勒斯特和約與軍事共產主義····· | 二四〇 |
| 第十四章 | 新經濟政策·····         | 二六三 |
| 第十五章 | 五年經濟計劃·····        | 二八三 |
| 第十六章 | 現在蘇聯政治組織·····      | 三〇七 |



# 俄國革命全史

俄國博克老夫斯基著

## 上篇

### 第一章 俄國經濟的發展

研究歷史這一門科學，我們應該特別注意現代史。所有一切從事新發明的人，總要希望他沒有謬誤發生。馬克斯主義者，不管其說的什麼或寫的什麼，縱使論及最古的石器時代，也不能不從他與現代的聯繫着想。因此，我們常受許多資產階級的教授所攻擊。我們必要注意與現代的聯繫。這並不是我們自己懸奇驚人，實在非如此不可。我們敢大胆說一句，只有從現代着想，才能估量已往。這一點當然要令資產階級的教授，全然神經錯亂，他們更武斷

地說我們都不是學者，而是政論家，且是無聊的政論家。所以我們的著作，完全沒有什麼學術的意思，這完全是笑話。對某個時代的社會學之科學的分析，那末，只有歷史唯物論的方才是正確的。

關於這個問題，此地值得引證幾個例子，證明資產階級最聰明和最靈敏的歷史學家，當其誠懇的想了解各種事變的時候，每次都要無意的站在歷史唯物論的見地之上。請看三年前——一九二三年春天在不魯舍爾所舉行的最後一次的歷史學家國際大會，便可一目了然。不消說，那裏都是些資產階級的教授。現在的不魯舍爾是協約國的第二首都（在大陸上協約國的第一首都都是巴黎，第二首都都是不魯舍爾），簡直不容任何共產主義者參與其間；那裏的確也沒有一個共產主義者。然那些大學教授，所做的報告却完全是歷史唯物論的精神。有一位教授報告科學和藝術的復興，中世紀末古典學派的復興，說這是商業資本的影響。我是研究商業資本在俄國歷史中的作用底人，他這個說明，對於我當然是特別愉快的。但他所論及的不是俄國，而是西歐。

另一個例子，復證明他們闖入了我們所打開的大門。在這個大會上，有一種這樣的思

想，說法國大革命時代的基郎特派，是階級的政黨。這一點在我們看來，當然不是新的索諾夫和考茨基當其榮盛之年，早已把這個意見確定了。而資產階級的教授却把這個東西供獻於國際大會，實屬新奇之至。在我們看來，這都是些老生常談。然在他們看來，却是時髦的真理，他們說基郎特派是代表某一階級的政黨。是代表資產階級的政黨。

像這樣的例子，一天一天的增加，這是證明要了解歷史，除了我們老生常談的唯物論和辯證法以外，沒有別的道路。并且證明現在資產階級的學界中，也無意的應用了這個方法。根據這個觀點，我便要重複一句，要研究現代，必須觀察已往。

二十世紀初葉以前，俄國革命運動的中心問題究竟是什麼呢？俄國的工人羣衆起來革命，這是世界的現象。這不是一個在狹小範圍內所能說明的民族革命，這不是完全由俄國的條件，由俄國空間與時間諸條件所產生出的一個革命。帝國主義的戰爭，決定了革命爆發的時機。因此之故，在俄國革命的爆發和社會主義的轉變，便較其他各國爲先。但俄國工人革命的本身，却仍是世界工人革命的開端，國際工人運動史中的一段。倘若我們探索俄國革命之國內的與民族的根源，那末，我們無須求之于工人革命，而是要在農民革命之中，要在

土地轉移於農民手裏的時候去追求，才有頭緒。土地轉交農民，是革命唯一的結果，開始且爲資產階級所同情。伊蘇果也夫說，不管俄國如何反動，而地土轉到農民手裏，是必須同意的。這在俄國的社會中，已經鑄成鐵案了。此爲伊蘇果也夫所宣告同意的。此外他以爲隨革命而來的公民平等和廢除各種等級——不管你用什麼法西斯蒂的鐵，也是不能剷除，不能撲滅的。這都是我們資產階級所已承認的事實。土地轉交農民，這乃是社會主義以前的俄國民族革命的中心，這不是世界革命運動史中所普通有的，而是俄國特有的現象。列寧說：「土地問題，是俄國資產階級革命的基礎，是俄國資產階級革命之民族的特性」。

關於土地轉交農民的意思，列寧說得非常之確切。他說：『地主經濟消滅之後，自由的資本主義的農民羣衆，即爲資本主義發展的基礎。因爲地主的經濟，在經濟上完全是反動的，而資本主義的農莊成分，是開俄國農民經濟史的先河。在此種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之上。因國內的市場日益擴大，與全體人民的生活程度，氣力，動機，文化都蒸蒸日上之故，資本主義的發展定要自由得多，迅速得多，以至于無可限量』。

在一九〇五——一九〇七年時列寧的主張便是如此，現在，經過十年了。我們看待資本

主義已經不同。我們當引着農民經濟走完全不同的河道。在這個河道中，我們所達到的暗礁，是『農夫的資本主義』。

這是事實。俄國農民欲爲獨立的小生產者，這是什麼呢？這是俄國全部土地歷史（至少始于十六世紀至二十世紀的初葉）中心問題。三百年來小農經濟與大地主的經濟爭鬥，都是爲生存的權利而爭鬥。

本來農奴制度，絕不是像俗譚所說的一樣，是由于流蕩的農民受土地束縛而產生的，我們讀一讀克流切夫斯基的著作便可知道。這個相傳已久的俗譚，不特爲馬克思主義者早已傾覆，且久爲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家所破壞。羅石可夫曾經揭破過此種俗譚。步其後塵者，有純粹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家，巴羅夫在其『俄國古代的封建制度』一書中，也曾經把俄國十六世紀的農民是租借貴族土地的流氓底俗譚完全駁得體無完膚，這個俗譚是在十九世紀時偽造出來的，該俗譚欲證明歷史上的農奴制度，及地主掠奪農民的事實，是合理的。

爲要說明地主何以有權剝奪農民，則非造出一個理論不可。說古來的土地是貴族的，農民不過是租借這個土地罷了。倘若如此，當然可以減少佃戶的土地。實際上完全不是這樣，

二十年前羅石可夫便已證明過十六世紀時大地主和中地主的土地領有制，都是發生于小的自由農民土地私有制的廢址之上。此等遺迹，我們在當時的律書上可以找出很多，農奴制度的法律與地主的行為，在使農民的私產日削月割，他們奪取農民的土地，使農民無法經營其經濟。在此種基礎上，于是便爆發了許多曠日持久的農民革命。舉世紛亂，幾無寧日，始則烏克蘭的哈米林尼茨基的革命，繼則有亨克拉斯的暴動，最後，在十八世紀末葉復有普加齊夫的騷動。

所有這些都是農民爲求獨立的小主人的權利而舉行的死戰，而地主則盡力驅除農民，使農民由獨立的小主人變而爲僅有一片「份地」的佃農，使農民經濟僅足糊口。不料，社會革命黨人及慈善的馬思羅夫居然認爲這是自然的現象。但實際上，這却是長久的偉大的鬥爭底結果。經過農奴改革以後，地主們才打破農民本來僅足糊口的地位。迫得農民由出賣食物的小生產者，一變而爲只在地主田莊上爲市場而生產食物之人了。此時農民只爲地主而生產剩餘生產品，而自己不能佔有這些生產品。這個完全不是自然的現象，農民始終不能甘心的（小生產者天性在農民的腦海中非常深固）。記得一九〇五年的時候，「農民復渴求土地」，

爆發起來與地主相搏戰。幸得國內此次有工人運動可以利用，所以農民的鬥爭，比前較為順利。至一九一七年時才達到他們的目的。地主和寄生蟲大遭失敗，地主的土地于是亦轉交于農民手裏，數世紀以來農民渴求而不得的土地，卒歸農民所有，而不依賴貴族。

上面這個例子，顯然可以知道，如欲了解現代，則非深究已往不可。這裡所謂已往，便是以十二月黨的革命做出發點。換言之，便是從那個一目瞭然的中心問題講起。十二月黨人不能離開所處的現代，農民問題和土地問題對於十二月黨人是全部景緻的中心。不寧惟是：他們所處的時代愈益緊急，則土地問題在他們的政綱和策劃中的作用也愈大。他們所處的時代越安寧，則土地問題越可置諸高閣。十二月黨最主要的觀念，最注意的問題，就是農民問題，土地問題和農奴制度的問題。十二月黨運動中最重要和最深謀遠慮的人物，他們心目中所最注意的，差不多全是這些問題。這個軸心既已反映他們的政綱和策劃中，那麼，這個軸心，便自然會昭然在人耳目。十九世紀三十年間革命運動的意義即在于此。

要了解此時的革命運動，是十九世紀所發生一切革命鬥爭的前驅，我們必須多致力于研究過去歷史上的土地關係。我認為十六世紀的農奴與一九一七年蘇維埃時代農民的區別，實

不難由推想而知。這個推想的作用，在現在非常重要。因為關於十九世紀革命運動的歷史，大部分都是從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家的遺著中傳給我們的。此等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家或智識份子的歷史學家（智識份子的歷史學家，不消說，是資產階級的，因為智識份子，不成爲一個特殊的階級，可是，智識份子自成一派的特點却在這個過程中完全表顯出來了）。其觀察歷史的過程，顯然是根據個人主義的表現。

十九世紀的革命運動，在他們看來，是爲自由而奮鬥的。可是自由不是目的本身，而是爲實現最高目的爲轉移到另一社會之一種手段。這個事實我們是非常明瞭，非常清晰的。十九世紀後五十年的資產階級，雖然也知道社會主義，而且大談特談社會主義，這是事實。然而資產階級不知自由是個手段，這也是事實。爲自由而與專制政體實行鬥爭，資產階級以爲這是目的底本身。這個目的本身，如何判定呢？自然的求自由的志向，是人類天賦的情感。這是說什麼呢？這是資產階級的歷史觀之生物學的根源，誰都知道的。人生欲自由。這個自由的趨向，乃小生產者求獨立的趨向。在俄國說來便是農業，生產者，農民，在工業方面的小生產者，便是小手工業者。小生產者求獨立的趨向，在鄉村中每爲大地主私有者所抑制，



在都市中則爲大資本家所屈伏，小生產者求自由的傾向亦即伏根於此。關於這一點，資產階級及代表資產階級說話的智識份子當然是不同意的。他們說，事情不是這樣簡單。他們的解說，在他們看來覺得更要複雜得多，科學得多。在此種見地之上是便創造了俄國革命史中現有的俗譚。人與人發生鬥爭，因爲有些人們知道什麼是自由，有求自由的趨向，所以才起而與壓迫他們的和剝奪他們自由的人們相戰，首先即與君主專制相戰。因爲在君主專制之下，不特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智識份子，在政治上沒有自由，即農民在公民上，也是沒有自由的（農民就是農奴）。這自然是因爲君主專制，政治元首，與農奴制度有密切關係有以致之。由此便可以在一般的著作中常常遇着一個這樣的名詞——即所謂農奴制的國家。當此之時，凡有求自由趨向的人，必須與這個猛獸決鬥。這個猛獸，就是君主專制所封的農奴制度。十九世紀中葉擁護自由的戰士，已經粉碎了這個怪物之一部（獲得了一八六一年二月十九號的農民解放）。嗣後，此等戰士竭力要把這怪物當頭一棒，作一最後的打擊，事在十九世紀後五十年和二十世紀的初葉。最後，一九一七年二月推翻了君主專制。此時的資產階級，特別是代表資產階級說話的智識份子，便欲托庇于自由神的王國之內，而顛伏無產階級